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一年
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
正月十一日



清議報



第三十五册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253 YOKOHAMA, P. O. Box. 255.

清議報第三十五册目錄

本館在橫濱元居留地二百五十三番

少年中國說（附中國少年論）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任公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為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烟。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

如死海之瀦爲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畧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國亦宜然。

任公曰。傷哉老大也。潯陽江頭琵琶婦。當明月繞船。楓葉瑟瑟。衾寒於鐵。似夢非夢之時。追想洛陽塵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宮南內。白髮宮娥。一燈如穗。三五對坐。談開元天寶間遺事。譜霓裳羽衣曲。青門種瓜人。左對孺人。顧弄孺子。憶侯門似海珠履雜遝之盛事。拿破侖之流於厄蔑。阿剌飛之幽於錫蘭。與三兩監守吏或過訪之好事者。道當年短刀匹馬。馳騁中原。席捲歐洲。血戰海樓。一聲叱咤。萬國震恐之豐功偉烈。初而拍案。繼而撫髀。終而攬鏡。嗚呼面皴齒盡。白髮盈把。頹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鬱之外無心事。舍悲慘之外無天地。舍頹唐之外無日月。舍歎息之外無音聲。舍待死之外無事業。美人豪傑且然。而況於尋常碌碌者耶。生平親友。皆在墟墓。起居飲食。待命於人。今日且過。遑知他日。今年且過。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氣之事。未有甚於老大者。於此人也。而欲望以拏雲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挾山超海之意氣。能乎不能。

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疇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漢武。若何之

雄傑漢唐來之文學若何之隆盛康乾間之武功若何之烜赫歷史家所鋪敍詞章家所謳歌何一非我國民少年時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陳跡哉而今頹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處處雀鼠盡夜夜雞犬驚十八省之土地財產已爲人懷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爲人注籍之奴豈所謂老大嫁作商人婦者耶嗚呼憑君莫話當年事蕉萃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對岌岌顧影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國爲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爲待死之民萬事付之奈何一切憑人作弄亦何足怪

任公曰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問題也如其老大也則是中國爲過去之國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國而今漸漸滅他日之命運殆將盡也如其非老大也則是中國爲未來之國即地球上昔未現此國而今漸發達他日之前程且方長也欲斷今日之中國爲老大耶爲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國也自百年以來也完全成立者壯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漸進於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

得一言以斷之曰。歐洲列邦在今日爲壯年國。而我中國在今日爲少年國。

夫古昔之中國者。雖有國之名。而未成國之形也。或爲家族之國。或爲酋長之國。或爲諸侯封建之國。或爲一王專制之國。雖種類不一。要之其於國家之體質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嬰兒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體之一二官支。先行長成。此外則全體雖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爲胚胎時代。殷周之際爲乳哺時代。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爲童子時代。逐漸發達。而今乃始將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長成所以若是之遲者。則歷代之民賊有窒其生機者也。譬猶童年多病。轉類老態。或且疑其死期之將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過去之謂而未來之謂也。

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爲何名。則無有也。夫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晋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者。則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朝有朝之老少。國有國之老少。朝與國既異物。則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爲國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時代也。幽厲桓赧。則其老年時代也。高文景武。漢朝之少年時代也。元平桓靈。則其老年

時代也自餘歷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謂爲一朝廷之老也則可謂爲一國之老也則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猶一人之老且死也於吾所謂中國者何與焉然則吾中國者前此尙未出現於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爾天地大矣前途遼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

瑪志尼者意大利三傑之魁也以國事被罪逃竄異邦乃創立一會名曰少年意大利擧國志士雲湧霧集以應之卒乃光復舊物使意大利爲歐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歐洲第一之老大國也自羅馬亡後土地隸於敎皇政權歸於墺國殆所謂老而瀕於死者矣而得一瑪志尼且能擧全國而少年之況我中國之實爲少年時代者耶堂堂四百餘州之國土凛凛四百餘兆之國民豈遂無一瑪志尼其人者

龔自珍氏之集有詩一章題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嘗愛讀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國民而自謂其國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國民而自知其國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諺有之曰有三歲之翁有百歲之童然則國之老少又無定形而實隨國民之心力以爲消長者也吾見乎瑪志尼之能令國少年也吾又見乎我國之官吏士民能令國老大也吾爲此懼夫以如此壯麗濃郁翩翩絕世之少年中國而使歐西日本人謂我爲老大者何也則以握

國權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幾十年八股非寫幾十年白摺非當幾十年差非捱幾十年俸非遞幾十年手本非唱幾十年喏非磕幾十年頭非請幾十年安則必不能得一官進一職其內任卿貳以上外任監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備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則耳聾非手顫則足跛否則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飲食步履視聽言語尚且不能自了須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於此而乃欲責之以國事是何異立無數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輩者自其少壯之時既已不知亞細歐羅爲何處地方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猶嫌其頑鈍腐敗之未臻其極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腦髓已涸血管已塞氣息奄奄與鬼爲鄰之時然後將我二萬里山河四萬萬人命一擧而畀於其手嗚呼老大帝國誠哉其老大也而彼輩者積其數十年之八股白摺當差捱俸手本唱喏磕頭請安千辛萬苦千苦萬辛乃始得此紅頂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號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畢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兒拾金一錠雖轟雷盤旋其頂上而兩手猶緊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顧也非所知也非所聞也於此而告之以亡國也瓜分也彼烏從而聽之烏從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兩年內洋人不來強盜不起我已快活過了一

世矣若不得已則割三頭兩省之土地奉申賀敬以換我幾箇衙門賣三幾百萬之人民作僕爲奴以贖我一條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難辦嗚呼今以所謂老后老臣老將老吏者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手段皆具於是矣西風一夜催人老凋盡朱顏白盡頭使走無常當醫生携催命符以祝壽嗟乎痛哉以此爲國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歲而殤也

任公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爲緣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將遷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處將遷居者不愛護其窗櫳不潔治其庭廡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後顧茫茫中國而爲牛爲馬爲奴爲隷則烹臠鞭箠之慘酷惟我少年當之中國如稱霸宇內主盟地球則指揮顧盼之尊榮惟我少年享之於彼氣息奄奄與鬼爲鄰者何與焉彼而漠然置之猶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擧國之少年而果爲少年也則吾中國爲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擧國之少年而亦爲老大也則吾中國爲過去之國其澌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强則國强少年獨立則國獨

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外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此岳武穆滿江紅詞句也作者自六歲時即口受記憶至今喜誦之不衰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 作者附識

汗漫錄（一名半九十錄）

任公

余鄉人也於赤縣神州有當秦漢之交屹然獨立羣雄之表數十年用其地與其人稱蠻夷大長留英雄之名譽於歷史上之一省於其省也有當宋元之交我黃帝子孫與北狄賤種血戰不勝君臣殉國自沈於崖山留悲憤之記念於歷史上之一縣是即余之故鄉也余自先世數百年棲於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讀不問世事如桃源中人余生九年乃始游他縣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猶了了然無大志夢夢然不知有天下事余蓋完全無缺不帶雜質之鄉人也曾幾何時爲十九世紀世界大風潮之勢力所簸蕩所衝激所驅遣乃使我不得不爲國人焉浸假將使我不得不爲世界人焉是豈十年前熊子谷（熊子谷吾鄉名也）中一童子所及料也雖然既生於此國義固不可不爲國人既生於此世界義固不可不爲世界人夫寧可逃耶寧可避耶又豈惟無可逃無可避而已既有責任則當知之既知責任則當行之爲國人爲世界人盖其難哉夫既難矣又無可避矣然則如何曰學之而已矣於是去年九月以國事東渡居于亞洲創行立憲政體之第一先進國是爲生平游他國之始今年十一月乃航太平洋將適全地球創行共和政體之第一先進國是爲生平游他

洲之始於是生二十七年矣乃於今始學爲國人學爲世界人曾子曰任重而道遠吾今者始上於學爲人之途殆亦如今日欲游阿美利加而始發軔於橫濱也天地悠矣前途遼矣行百里者半九十敢不懼歟敢不念歟昔賢旅行皆有日記因效其體每日所見所聞所行所感夕則記之名曰汗漫錄又名曰半九十錄以之自證且貽同志云其詞蕪其事雜日記之體宜然也光緒二十五年已亥十一月十八日

西歷十二月十九日即中歷十一月十七日(以後所記皆用西歷)始發東京昔人詩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日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吾於日本眞有第二箇故鄉之感蓋故鄉云者不必其生長之地爲然耳生長之地所以爲故鄉者何以其於已身有密切之關係有許多之習慣印於腦中欲忘而不能忘者也然則凡地之於已身有密切之關係許多之習慣印於腦中欲忘而不能忘者皆可作故鄉觀也吾自中日戰事以來即爲浪游甲午二月如京師十月歸廣東乙未二月復如京師出山海關丙申二月南下居上海十月游杭州十二月適武昌丁酉二月復還上海十月入長沙戊戌二月復如京師八月遂竄于日本九月初二日到東京以至於今凡居東京者四百四十日自浪游以來淹滯

一地之時日未有若此之長者也此四百四十日中師友弟子眷屬來相見者前後共五十六人至今同居朝夕促膝者尙三十餘人日本人訂交形神俱親誼等骨肉者數人其餘隷友籍者數十橫濱諸商同志相親愛者亦數十人其少年子弟來及門者以十數其經手所辦之事曰淸議報曰高等學校此外有關係之事尙數端倡而未成成而未完備者亦數端又自居東以來廣蒐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爲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每日閱日本報紙於日本政界學界之事相習相忘幾於如己國然蓋吾之於日本眞所謂有密切之關係有許多之習慣印於腦中欲忘而不能忘者在也吾友葉湘南以去年十月東來今年七月一歸國十月復來語余曰鄕居三月殆如客中惟日日念日本如思家然湘南且然況於余哉孔子去魯遲遲吾行去齊接淅而行孟子之去齊則三宿而後出晝亦因其交情之深淺而異耳吾之游美期以六月今背秋涉冬始能成行濡滯之誚固知不免愛根未斷我勞如何是夕大同學校幹事諸君餞之於校中高等學校發起人諸君餞之於千歲樓席散後與同學諸君作竟夕談於淸議報館

或問曰子中國人也作日記而以西歷紀日毋乃無愛國心乎答之曰不然凡事物之設

記號皆所以便人耳記號之種類不一如時月日度量衡之類皆是也乃至於語言文字亦記號之繁而大者耳記號既主於便人則必以畫一爲貴孔子大同之學必汲汲於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是也(吾昔有紀年公理一篇論此義)當各人群未交通之時各因其習慣而各設記號此是一定之理及其既交通之後則必當畫一之不然有十群於此則一事物有十記号有百羣於此則一事物有百記号如是恐人類之腦筋將專用之於記此記号而猶且不給矣然則畫一之不可以已無待言雖然此羣彼羣各尊其所習慣將一於誰氏乎曰是有兩義一曰强習俗以就學理以公議比較其合於公理最簡易者而用之是也一曰强少人以就多人因其已行之最廣者而用之是也既知此義則無論何羣之人皆不可無舍巳從人之識量夫然後可引其線以至於大同也且亦使各羣之人皆留其有用之腦筋以施之它事也如彼太陽歷者行之於世界既最廣按之於學理亦極密故吾不惜舍己以用之且吾今所游者乃行用西歷之地吾若每日必對繙中曆乃錄日記雖此些少之腦筋吾亦愛惜之也抑所謂愛國云者在實事不在虛文吾國士大夫之病惟爭體面日日盤旋于外形其國家之實利實權則盡以與人而不惜惟於

毫無關輕重之形式與記號則出死力以爭之是焉得爲愛國矣乎吾則反是

二十日正午乘香港丸發橫濱同人送之於江干者數十人送之於舟中者十餘人珍重而別午後一點舟遂展輪

二十一日風浪漸惡船搖胃翻偃臥一牀蜷伏不敢動經一日大覺其苦因自思我去年本九死之人脫虎口者幸耳若就法塲時其苦較今日何如即不爾在縲絏中坐臥一漆室與肥蚤爲伍其苦又較今日何如乃强起行船面然遂苦吐終蜷伏將息之

是夕濛晦即睡沈沈然至明日午飯時乃醒償數日前之睡渴也其夜風大作船簸蕩如箕上下以百尺計然竟不知之毫不覺其苦也因觸悟三界惟心之眞理蓋暈船者非船之能暈人人之自暈也六祖曰非風動非幡動賢者心自動因此可以見道

二十二日風益惡濤聲打船如巨壑雷浪花如雪山脈千百起伏激水達桅杪船如鑽行海心者然忽焉窗戶玻片爲衝浪擊碎水噴射入數斗牀氈衣服書籍俱濕强起啓篋易服遷他室暈懣不可支舟人以木板徧護窗外室中白晝然電燈者兩日

濛晦船忽停輪盤旋良久詢之則舟中服役一日本人爲浪所捲落於海也汨浴于海面者

殆兩刻之久。然遂不能救。聞之驚惋久之。嗚呼。古人曰。死生有命。諒哉。苟其不死。雖日日投身於槍烟彈雨之中。不死自若也。苟其死也。則何地無岩墻。何日無虎疫。又豈獨今之一舟子哉。死而可避。則此生存競爭之劇場中。無爾足而立之隙地矣。其以避而不死者。必其未至死期。未得死所者也。然則直多此一避耳。觀於此。使人冒險之精神。勃然而生。其明日船員爲死事者募恤孤之金。附客咸有所贈。余亦贈十金。

二十三日。風如故。然既已安之。能飲食行坐。無大苦。因思人之聰明才力。無不從閱歷得來。吾少時最畏乘船。每過數丈之橫水渡。亦必作嘔。數年以來。奔走燕齊吳越間。每歲航海必數次。非大風浪。則如陸行矣。此次之風色。爲生平所僅見。然不數日已習而安之。知習之必可以奪性也。歷觀古今中外許多英雄豪傑。少年皆如常兒耳。董子曰。勉强學問。勉强行道。吾因此可以自慰。可以自厲。

二十五日。風稍定。如初開船之日。數日來偃臥無一事。乃作詩以自遣。余素不能詩。所記誦古人之詩不及二百首。生平所爲詩不及五十首。今次忽發異興。兩日內成十餘首。可謂怪事。余雖不能詩。然嘗好論詩。以爲詩之境界。被千餘年來鸚鵡名士（余嘗戲名詞章家爲

鸚鵡名士自覺過于尖刻）占盡矣雖有佳章佳句一讀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見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詩則已若作詩必爲詩界之哥侖布瑪賽郎然後可猶歐洲之地力已盡生產過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爲詩界之哥侖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爲詩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動物以實美洲瑰偉則瑰偉矣其如不類何若三者具備則可以爲二十世紀支那之詩王矣宋明人善以印度之意境語句入詩有三長具備者如東坡之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之類眞覺可愛然此境至今日又已成舊世界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於歐洲歐洲之意境語句甚繁富而瑋異得之可以陵轢千古涵蓋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時彥中能爲詩人之詩而銳意欲造新國者莫如黃公度其集中有今別離四首及吳太夫人壽詩等皆純以歐洲意境行之然新語句尚少蓋由新語句與古風格常相背馳公度重風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卿譚復生皆善選新語句其語句則經子生澀語佛典語歐洲語雜用頗錯落可喜然已不備詩家之資格試舉其一二穗卿詩有帝殺黑龍才士隱書飛赤鳥太平遲民皇備矣三重信人鬼同謀百姓知

等句每一句皆含一經義。可謂新絕。又有有人雄起瑠璃海。獸魄蛙魂龍所徒等句。若不知其出典。雖十日思不能索其解。復生贈余詩云。大成大闢大雄氏。据亂昇平及太平。五始當王訖麟獲。三言不識乃鷄鳴。人天帝網光中現。來去雲孫脚下行。莫共龍蛙爭寸土。從知教主亞洲生。又有眼簾繪影影非實。耳鼓有聲聲已過等句。又虛空以太顯諸仁等句。其意語皆非尋常詩家所有。復生本甚能詩者。然三十以後。鄙其前所作為舊學。晚年屢有所為。皆用此新體。甚自喜之。然已漸成七字句之語錄。不甚肖詩矣。吾既不能為詩。前年見穗卿復生之作。輒欲效之。更不成字句。記有一首云。塵塵萬法吾誰適。生也無涯知有涯。大地混元兆螺蛤。千年道戰起龍蛇。秦新殺翳應陽厄。彼保興亡識軌差。我夢天門受天語。玄黃血海見三蛙。嘗有人乞為寫之。且注之。注至二百餘字。乃能解。今日觀之。可笑實甚也。眞有以金星動物入地球之觀矣。其不以此體為主。而偶一點綴者。常見佳勝。文芸閣有句云。遙夜苦難明。它洲日方午。蓋夜坐之作也。余甚賞之。邱倉海題無懼居士獨立圖云。黃人尚昧合羣理。詩界差爭自主權。對句可謂三長兼備。邱星洲有以太同胞關痛癢。自由萬物競生存之句。其境界大略與夏譚相等。而遙優于余。鄭西鄉自言生平未嘗作一詩。今見其近作一首

云。太息神州不陸浮。浪從星海狎盟鷗。共和風月推君主。代表琴尊唱自由。物我平權皆偶國。天人團體一孤舟。此身歸納知何處。出世無機與化游。讀之不覺拍案叫絕。全首皆用日本譯西書之語句。如共和、代表、自由、平權、團體、歸納、無機、諸語、皆是也。吾近好以日本語句入文。見者已詫贊其新異。而西鄉乃更以入詩。如天衣無縫。天人團體一孤舟之語。亦幾於詩人之詩矣。吾於是乃知西鄉之有詩才也。吾論詩宗旨大畧如此。然以上所舉諸家。皆片鱗隻甲。未能確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謂歐洲意境語句。多物質上瑣碎粗疏者。於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雖然。即以學界論之。歐洲之眞精神眞思想。尚且未輸入中國。況于詩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雖不能詩。惟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雖然。詩運無絕之時也。今日者革命之機漸熟。而哥侖布瑪賽郎之出世必不遠矣。上所舉者。皆其革命軍月暈礎潤之徵也。夫詩又其小焉者也

（未完）

聞戒錄

清國與世界之安危

日本法學博士　添田壽一

外交與內政孰重。必曰外交重矣。蓋內政有時可改革。而外交則一悞難挽。悔莫可追。如海參威一役。既成遺憾。幸世人今日多着眼于外交。以對清問題爲稍重。其對清之策。多有以同種同文。輔車唇齒。宜極力扶持之說者。是雖頗可嘉。然求其有一遠大之策。實能保全清國者實少也。故敢畧陳鄙見。一以警醒本國內之黨派。免眩惑小利而至兄弟鬩牆各相分裂。一以資講究對清策者之參考。然今日清國之大勢加迫。今既經調查研究。正當求着手實行也。愚故爲此以喚醒世人之注意。

一曰外交之變遷〇於上古之競爭。是因人種之有異同也。如羅馬之法制等可證矣。繼則因宗教異同。而爲列國離合之標準。如彼十字軍之役。是其尤著者也。至若中世之爭奪。其原因多不過以君位之取奪。及婚姻之左右而已。降及近世。自經拿破崙蹂躪以後。歐洲各國講求善後之策。於是以權力平均爲主眼。而今也則又不然。將權力平均之主義。一反而爲國家利益主義。(國家利益主義者。是各自謀進取。強掠外國以利益己國。權力平均主義正與之相反。是求各人權力平均。使各自守而不相侵也。)故今不可持往日人種宗教

及權力平均時之大勢而衡諸今日也。如今日欲制外交上全局之勝利。必須國論政策定一。舉國一致國民爲外交官之後楯使皆有國家之思想。（國民皆知國已是我國民所共有之物。非一人與數人所能獨据也。）而政府與當局者亦不可如專制時代。濫自鎭壓國論。（國民之輿論也。）當利用之與同講外交政策以禦外侮。

二曰變遷之原因〇外交變遷之故。直歐洲產物革命之結果耳。（物產繁盛無地消售之。則必另創新局面而爲消售之塲日本人稱之爲物產革命蓋改革舊局面而鼎新之之意。也。）然推原其故是因格致發明。日促農工業之發達擴充無已。蓋土地兼胞生產力愈增。而人口亦從之而增加。且代人力之器盛。於是先進之國。不能無土地不足與消塲隘狭之患。歐洲各國皆已膨脹。正如水之滿溢。稍低缺者則被其侵入。于是殖民之政策起。工業既覓得消塲。因而保護產業奬勵航海。以至有關稅之爭。如拿破崙之大陸同盟也。工商之中心點既移於法國英國之貿易因成一大衝擊。又如德國之關稅同盟皆欲以保持工商之業也。宜乎今日外交者之主眼。當求擴充殖民之地與工物之大消塲矣。如彼南北美洲及南洋諸島中之未開國。皆列强之啄下粒耳。其欲逐逐。豈有厭哉。

三曰外交燒點之轉移（燒點者利害所及之處也。如火之所燃及。）〇列强之勢。燎原無已。

撲滅甚難。今又延及于清國。清國之人口繁多。土地廣大。貿易上之大新富源。而列强所垂涎注目之地也。則清國實爲外交上之中心點。曩嘗以土耳其爲世界外交中心點。今其勢東漸而及於我友邦矣。俄法德等國經營淸國惟日不足。以求廣伸其利益。即不求擴版圖之英美亦以貿易之故而注目于清國。甚至絕不相及之意與小國亦躍躍然欲染其指。清國其岌岌乎殆哉。

四曰日本之地位○返而更考我日本之地位如何。我國人口與工業逐年增加。而清國與我最相近。且民俗用品(民人之風俗所好用之物品)之嗜好與我相同。我所製作之品物無一不適彼之用。是則支那者乃我國之最大市塲也。豈易得哉。故支那之一動一靜於我國財政上之消長實相關係也。如是則清國不可不保全。夫曰保全清國者。非特利於清國也。而我日本亦有與焉。假不幸而清國被列强所剖分斥割。則列强必各自務擴充其本國之利益。運已國之貨於所据得之地。且禁制別國之商品入口。又有關稅等之阻碍。則其利盡爲列强所壟斷。而我日本之蒙其害豈淺鮮哉。不啻惟是。且經濟(即財政)以外之危害亦總不堪懸想也。故彼英美人之欲支那門戶開放者。其利害亦稍因此故也。然我與英美於清國之利害關係。又終不可同語。在彼則間接之關係耳。(間接者是隔一重也)其利

害非直遞到。下言直接者是無所隔而直遞到也。）而於我日本則是直接之關係矣。如同室比戶中有災。則家人鄰舍必同其影響。故支那之安危。又即我國之安危也。誠如是則吾人之首唱保全清國者。不可不立於主唱同盟（主唱同盟是倡主兩國相同盟也）之地位。又我日本之主義。但祈支那能自保耳。匪敢有他也。故我欲將此眞意以剖告之。使彼此之間。泯其疑跡。日清間之國交。及兩國人民之交際上。宜更加一層親切。多派有志之士遊歷清國。又厚遇彼之來遊者。則彼此之情疏通。而相交益厚矣。我邦人之所宜注意者。是當以親厚待清國人也。吾人今日之通弊。對歐人則畏敬失度。遇清國人則藐視輕侮。夫我國之風俗。當令人人明不侮鰥寡不畏强禦之義。見强者固不可屈。而見弱者又不可侮之。故遇清國人不可不生其憐弱之心也。又我國民不可徒甘在已國內互爭小利。當與清國人合力經營各種事業。鑛山、鐵道、航海、製作、銀行等。以扶植實益於無事之時。倘逢機會則藉以伸張其利權。或間有微嫌。則當學英人之所慣行者。國民先在外國樹立事業。國家從而助成之。政府又於各通商地努力以求占有利益。而人民則以不能承之爲自省。此論乃今日外國之所秉持者也。

五日同盟之必要〇由是觀之。支那之保全之策。於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爲我國外交上

之二大方針也。然對淸國之大任。一人當之則勞多而功少。故必須更得一二强國爲之左右而後可。夫同盟之國又必得利害關係相同者。然後可持永久。雖然此難言也。宇內諸國誰可與任此哉。若無一定之主見而誤與漂泊之國執八面主義者共事。至一朝有事之時。至貽解體孤立。此不可不愼也。

六曰保全之方法〇夫淸國之土地被列强所分割。礦山、鐵道、銀行等之利益被其占掠。我又豈可傍觀屛諸局外。況有福建全省不讓與人之約哉。但祈我日本朝野一心眼光照于國外遠察未然。宗旨確立。此外交政策之最宜者也。今後淸國之民。洞察大勢。覺破迷夢。能蹶然奮起。振眞正獨立之精神。則我當獨力或依同盟以防止其外部之危。此商業國中之友邦之義務也。然而欲防止其外部之危。又必要其自能察大勢。審危機。具文明之利器。敎育、鐵道、電線、警察、兵備、幣制、財政及其他各業。必加黽勉講究。煥然一新。于是乎其可也。若依然如今日之冥頑迷罔不醒。腐敗、搖動、不統一之狀態不脫。則旦晚間斷難免外人之侵入。故爲支那計。即宜及今選派國之人才。使遊學他國。練習各種文明事業。又國民敎育之方法。同時並改。敎授適於時勢之學術。以廣養人才。他日自可爲本國(指我中國)經營之資也。至若學生之留學者。則最便宜者莫在我日本。今述其利益於左。

一、土地接近。不至有父母親族之障隔。

二、物價低廉。旅費不至多費。

三、同文同種。故語學之練習不至甚困難。

七曰文化與蠻力（即文明與野蠻也）〇試由其所採之方針而區別宇內之強國。不外如左之二種。

甲種、內重民權。布良政。啓誘人民之智力。使之發達。培養生產。外主平和。圖文明之開啓。及貿易之擴張。於本國之各地。盡力布文明之施設。

乙種、尊權壓制。君權肆濫。無憚失於武斷。乘他國之虛。縱其饕食之欲。抑民智。壓民權。貿易交通不能自由。於土地內一概文明之施設不相容。

甲者文明之目的。乙者野蠻之主義也。二者相氷炭不容。今後於兩者之間衝突日甚。其衝突之處。爆裂於支那海與淸國平原沃野之間。故欲保全支那。必須使其盡去乙種之性而進於甲種。則猶可治安。不然則終陷于黑暗之世界矣。夫保全淸國者。非特爲同種同文之人。與東洋之平和而已。抑亦人類之幸福關係。世界將來之最大問題也。故謂支那之安危即世界之安危亦無不可。

俄人逞暴

西十二月廿三日昧爽。霜雪初降。有俄國兵勇一千名。嚴重戎裝。隨從其長官之麾下。橫行于浦港之地。遇支那人于路者。次第捕殺。或凌辱之。而支那人出于不意。大形狼狽。狐竄鼠匿。無可逃生。乃俄兵之追趕者。更復不留餘地。于是追者逃者。如羹如沸。其勢極其騷擾。而滿市支那人。悉皆緊閉門戶。相爲驚伏。冀萬一逃出虎狼之牙爪。紛紛然莫得安其居。全市之中。有如山崩海嘯。自辰至午後。始復見有支那人之影。而俄兵竟如臨敵然。金鼓鼙鼙。眈眈四顧。惟最可慘之中國人。無辜就虜。辮髮相結。俄兵執之。如牽牛馬。以就屠所。哀聲震天地。實慘不忍聞也。其後爲所牽去之支那人。觳觫道旁。身冒風雪。匍伏不敢仰視。涕淚如雨。而俄兵大肆狠毒。一一如庖丁之解牛。次第就戮。左右相望。縱有以哭泣告哀。膜拜地下。得幸免者。亦極被楚撻之慘。是日略計與于難者。約近萬人。其得免于殺者。亦拘縶于俄人移民休息所之檻內。身若蟁囚。南冠而縶。棲息于氷點十五度下冽寒之屋。一衣不着。又不通于火氣。曾越三日。不施一粒。所謂飢寒兩迫。莫此爲甚。以故或有殍死。或得大病。眼中流血。

顏色憔悴。哀哉哀哉。自生民以來。慘毒之狀。莫此前聞也。有支那官李某者。傷同類之慘。滿載食物。請于俄國官長。以施之食。而俄兵反以其所送之物。索飢者出貲以購。價甚昂貴。其無貲者。仍不得食。又俄之官吏相計。以數人頭示于衆而恐嚇之。其出貲賄賂者。則予以開釋。否則日加鞭笞。終使彼支那人者。沒作餓死之鬼。且有甘赴鼎鑊而不可得者。噫。至于犬馬。皆能有養。彼支那人。亦神洲之苗裔也。同生存于天地間。豈眞犬馬之不若。而使棲息于十五度冰點之下。暴体于野。以百体俱齊之身。絕粒至于三日。俄人無禮之行爲。不殫列國之聲其罪。是亦可惡矣。嗚呼。之事也者。俄人之喪心固甚矣。然推原其故。由彼支那人無愛國之性。其絕無團聚使然乎。不然。俄雖強大。其敢如此哉。其敢如此哉。雖然。俄之對于支那人。其暴行不齊此也。彼兵于旅順地方。強制土民納稅。甚至時加殺戮。無所不至。于大連灣則強占土民之村落。而爲勇兵演習之地。使老弱婦女。轉死溝壑。實爲一種之巨痛也。支那人不知國土將瓜分之局。各大國皆競爭。而四百餘州之富源。今日割一地。明日割一地。全國商業上之利益。今皆敗北。無立國于世界之資格。遂成不國之國。嗚呼。其尙可以言哉。

譯者曰吾常于秋末泊舟湖渚見羣雁隱息蘆中以其一任更籌之事蓋恐弋者得而獲之所以保其羣也吾支那各以一身家之關繫戶以外之事不過問焉豈知有衝突于戶內者吾無力以禁阻之則身家又孰從而能保乎抑常觀夫羣牛就僇其僇于後者自知不免從而雨淚列强瓜分中國之說言之非一日矣彼自用者輒誇大其詞謂吾神明之冑彼何敢爾今觀彼經營鉄道之圖甯獨非彰明較著者乎他日括盡吾權利還以奴吾人臨吾人吾恐不二三年四萬萬人之跡必絕于大地球上者抑又有說焉守財虜擁千倉萬箱之富言及大局則講一毛不拔之楊朱學請君一廻首寧利吾胞吾與抑利吾讎之當乎而况一二少年之士擲光陰于敗國亡家之名譽即或有志而彼所謂賢父兄者反昧昧而加以桎梏或且顏之曰叛逆噫是不如早自殺之之猶愈也葠爾浦港死者幾何而四萬里皆後車也醜爾俄人橫行幾何而十數國皆接踵也君夢未甦我心悠悠塊爾頑石亦知點頭羣焉鼾臥慘酷何蘇曾雁牛之不若乃逍遙以悠游于俄人乎何尤于俄人乎何尤吁嗟乎休

租地于法

西一月六號駐日本之法國公使館。得西貢來電。法國政府以威力租借廣州灣之地。隷之于法領印度支那總督管轄之下云。然則廣州灣爲法國之租界。如俄之于大連旅順。德之于膠州。純然爲租借地也。

比利時人要求新鐵路

比利時新齊喀特之技師爾弗芝亞爾氏。前要求開封西安道之敷設鐵路權。遇英公使之抗議。遂靦然龜縮。今據傳聞比利時新齊喀特技師此回又向鐵道礦務管理局要求自北京附近至張家口之敷設鐵路權。其注意在將來輸運磚茶于西伯利亞云。

南阿概論

混一兩種民族。鎔合鈞陶。而更生出一種之新國民。以輝耀于世界者。古史中雖不乏之。然數千載以下。及于今世。則無聞矣。若其有之。其惟今日南阿之布鵶乎。布鵶者。蘭人及法人之苗裔也。自其祖先移住以來。二百餘年中。習慣、風俗、嗜好、言語、宗敎、混一人種。而民族固有之特質。則蘭人之堅忍。法人之英銳。兼而有之。加之南阿之地。寒煖激烈。新來民種所難堪。（地理學家苦列魯枯曰南阿隆冬如七月而朝夕則寒威刺膚日午則炎熱如火）布鵶移住之久。世易時異。身體與其氣候相練。毫無侵害焉。噫、宜其有今日也。

嘗聞之游南阿者曰。布鵶人身長六尺。摯實剛毅。通國中概同一致。噫、其性質既如彼。其身體又如此。若加以十分之敎育。練其智慧。達其腦筋。則天下誰敵之者。何况今日之英國乎。抑聞布鵶者。農民之義也。夫此新民移植其地以來。專以農牧爲業。幾不顧其他。人皆呼爲南阿百姓。而有布鵶之稱。是布鵶者不過一農民之國耳。乃至今

日業已開喜望峯。開拿打。開阿林暀。開杜蘭斯哇兒。而徘徊于鵝米湖畔。將進達阿非利加之中心而後止。然則其欲爲歐洲文明之先驅前衛乎。不然。何其求進之勇猛也。（徵之古史跋涉沙漠之布茲來人布鵝之性質頗能似之）

夫布鵝者。苦于英人之虐政。每每欲起而獨立。英又困之。故彼之憤恨英人。深入骨髓。而國民中遂常有稱爲惡英。思脫英政之覊軛者。然推究其身体剛强。性質堅忍之原因。則實由其逼迫于土番猛獸。戰鬪于洪水、飢饉、癘疫、困憊。以構成之者也。

夫布鵝國民之慣性者。往往棄其田園。離其室家。率其妻子。驅其牲畜。以遷于未知未到之地。遷之又遷。漂泊不止。乃漸厭城市。好田園。而互相離羣索居。噫、如是者綿綿不斷。即不爲鄰邦之所呑併。已爲幸事。今乃儼然欲與堂堂大英。論雌雄。决勝負。有敢死氣。無畏懼心。豈不出人意外哉。然今姑不論之。且論其戰爭之原始。

戰爭之原始者。所謂布鵝人與外來人之爭。農牧民與商工民之爭耳。然而南阿共和國者。前此之參政權。選擧權。掃地殆盡。百年苦戰。始得見獨立之一日。而獨脅迫干涉者之不已。是實一國之死活問題。而布鵝之所以不能不出死力以爭之之原因也。

惟夫南阿國者。人口雖有八十六萬八千餘。就中布鵶人不過五萬餘。柯連治之自由國人。不過二十七萬七千餘。而自由國者。外人復居其大半。究之亦不過五萬餘而已。如是合而計之。僅十萬餘人也。盡此而從事於兵役。亦不足以敵强大之英者。今乃其氣更勝于强大之英。而所謂五百兆國民之中國。能無靦然立於人間世乎。當其將開戰之時也。南阿大統領苦里有業。致書于新約克之同情者曰。英國全然欲以兩共和國爲其隸屬之國。且動輙對小共和國及杜國。擴張其最大之權。吾輩今日之起戰端。乃欲壓世界人種之高價。使其知蕞然小國。亦非可藐者。後英相聞是言。付之一笑。且以爲不自量也。然而南阿國民。愛國之心。與排外之心。充盈五內。卒至蚌鷸相持。至于今日。嗚呼。亦非偶然矣。

雖然。英國前以輕視之心待之。旣屬悔無可及。至于今則已成騎虎之勢。有不能不動大兵者。然則將來交戰之久暫。與其變象之如何。結局之如何。又爲現時世界中之一大問題矣。留心地球大勢者其可忽歟。

英杜近日之戰爭

據近時之外報所載英杜兩軍之現在情形。并言英軍氣勢頗有復機。今錄其大畧如左。

西部方面之一大戰○英國荷威多將軍者。因列睢斯米斯兵士有染瘟疫之故。又時受布鴉軍之所攻擊。頗屬困敝。布腊將軍率兵救之。忽一交兵。又爲所敗。布腊將軍乃引爲大恥。而加兵養銳。必期決一死戰而後巳。近日者果率軍前進。占領爵業拿之沿岸。驅布鴉兵于哥林蘇。英軍之氣。爲之大振云。

中部方面英軍之勢○中部英軍者。最初于柯連治自由國與喜望峯殖民地之境。一開戰端。其後喜望峯殖民地所在之和蘭人皆舉叛旗。進退兩難。頗爲所苦。前日來電。則謂英軍中部之別隊。踰柯連治河侵入敵地。布鴉軍大呈驚恐之狀。且兩旁之勢力。俱有所失云。

東部方面○東部之英軍。前立防禦之地位。有所牽制。力甚不支。近日氣勢大復。軍威大振。衝自由國之首府。以制布鴉之後。布鴉軍頗陷于孤軍懸隔之狀云。

羅巴元帥之地位○自布腊將軍之敗後。以羅巴爲總指揮官。近日巳到喜望峯之地。來電言其極注意于西部方面。而英軍則共有一萬千五百餘人云。

杜國有媾和之意○據美國所傳聞有杜國大統領以近日蒙敗之故。甚願停止戰爭之說。盖蕞爾小國。與大國相持。縱令不敗。已爲幸事。且獨累勝。是亦壯矣。然而兵力不支。大國猶難。杜之欲和。亦意中事也。

英杜媾和條件

杜國大統領現提出媾和之條件。以要求於英國政府。其條件有二。錄之如左。

一英國居留地之外人。杜國仍舊享戰爭以前之權利。不得存歧視之心。

二自生戰爭以後。布鵶所失之費。須依數賠償之。

噫。英國斷無許之之理。若其許之。則喜望峯各殖民地。必决行獨立布告無疑。堂堂大國。豈肯出此。雖然。究竟不知其若何回復也。

非律賓戰記

前月之閒。美國兩次縱隊挑戰。忽一日夜中冒風雨而進。行至黎明。達馬多市外三里之處。與非島軍遇。欲即行接戰。羅揭多乃率騎兵第十一大隊。廻行北方。攻擊非軍側面。少將羅敦乃率第廿九及廿七兩大隊。攻擊非軍前面。于是兩軍相對。布陣堤防

之上。自七下鐘至八下鐘。遂互相射擊。當射擊時。美軍欲潛匿而渡河。然非軍發來彈丸如雨。竟不得渡。仍退回。後非軍知美軍欲渡之意。於是稍緩。將待其半渡而擊之。美軍乃直下堤防而渡河。然少將羅敢者猶據丘陵眺望。其進軍過時則非軍之射擊復至。少將乃下丘陵。喝令速進。然非軍者。見有穿黃白之衣。戴白色之帽。服裝出羣。此必其指揮官也。盡向彼射擊之。于是大尉及中尉對少將言。使注意砲彈之來而保護之。少將付之一笑。笑聲未終。中尉已落馬下矣。少將乃回顧之。不意敵彈已貫其胸部。鮮血自口鼻湧出而死。于是美軍既退。非軍亦自退。美軍見非軍退。再整頓隊伍。欲追擊之。然非軍肅肅無所動。噫。美國之戰術何如是拙耶。使非軍砲彈充足寧無敗乎。

非島統領之隱匿

近又傳非律賓終以力不能支。爲美國之所大敗。統領鴉軍阿度氏。大憤之。携二兵士三婦女。匿呂宋山中。誓不再出。噫。孤城落日寒。山河風雨暗。亦可悲矣。

西伯利亞鐵路及亞米利加地峽開鑿

西伯利亞鐵路。已將漸次竣工。美人于亞細亞。遂欲擴充其商權。計劃不怠。盖美人之意。知此鐵路之成就。太平洋必爲交通頻繁之海域。于是于桑港設立通運會社及俄語講習所。復于浦潮斯港及大連灣。營極大之商業。而其設俄語講習所也。多聚靑年士以學之。亦可謂深遠之計矣。

現時北美人于亞美利加卡列多尼亞與多利安之地峽及沙米業之間。見有便于開鑿之地點發見。遣派探檢員測量之。後查其地與地峽相距不甚遠。其兩端實貿易之良地。若開闢之。則于世界交通。不爲無大益也。

日俄開戰之風說

曩者英京倫敦各新聞中。載有日俄開戰之事。吾輩初疑以爲非實。近讀聖彼得堡及東京各公報。果確證日俄兩國因朝鮮事件。有十分衝突之情形。于華盛頓公報中亦明言之。噫。如果其然。則兩國之結果。又不知若何矣。

法國對外政策

法國外務卿鐵卡屑氏前月于衆議院演說法國之外交政策。其大略曰。法國之於支那。

全然與分割相反對。即廣州灣事件。用兵力以要脅。亦不過欲啓發支那全體。於商務上稍占利益而已。(噫以此言愚支那人支那人必貿然信之。且謂瓜分者斷無是事。吾今請一言以告於衆曰。鐵路之圖。懸于地球中人人所目擊。而所望支那人無自以爲尚有國之形體在。而反終日夢夢焉可也)

又曰南阿戰爭。於法國無直接之關係利害。可不勉强干涉其事。

又曰法俄兩國。今日係屬同盟。極其親好。且維持完全無缺之平和。然而將來則有絕大之包藏。未知其如何結局也。

殖民雜俎　大年訪古

大年與宋卡相毗連。爲暹羅所屬。亦南洋羣島之一也。有某君游歷斯土。遍尋古蹟。在內地得一古廟。所祀神像。乃華人林道乾。及一比丘尼也。巫來由人聚族而居。羣奉爲始祖考妣焉。其廟旁曠野。一望焦土。不生草木。相傳爲林道乾鑄礮處。土人皆能道之。聞當時所鑄之礮。大小不一。迭次試放。以致草木皆枯。地皮盡熟。其礮最巨者口徑以數尺計。尙存一尊。早爲暹官所運去。至今猶在曼谷都城也。查林道乾之所與比丘尼並祀者。緣其地素尙佛教。該尼不知是何種人。到此說法。信者頗多。林係鰥夫。來自華海。乃與該尼同參歡喜禪。卒爲夫婦。該廟卽其故宅。今土人之奉爲始祖考妣者。想卽其苗裔也。又查漳泉人有林道乾鑄銃自擊之諺。蓋指害人害巳之意而言也。及詢以出處。則云鑄礮者始於林道乾。後竟引以自擊。因而斃命云云。惟某說部紀載其事。頗能詳確大畧。謂林係明末流寇。祖籍泉州。而徙居漳州者。其妻亦善於兵法。海口一帶。受其蹂躪者頗多。及大清定鼎燕京。林勢不敵。夫婦奔竄。轉而

圖南。初擬屯兵於安南崑崙山。僅逾兩閱月。復遠避南洋云云。今以大年之古廟考之。其爲林之遁跡無疑。至該女尼。或即其妻所改裝以爲引人入勝之計未可知也。姑記所聞。以俟續考。

文萊島土番多王姓

文萊島與實勝越埠相毗連。本巫來由部落。從前兩地各立酋長。各治其民。惟越埠海口常有刼掠之事。爲行旅患。嗣經英人調戰艦以攻之。廢其酋而收其地。墾荒招徠。漸臻興盛。然每年當納文萊酋長地稅金五千餘元。至今仍之。而文萊所轄之地。又多爲英所割矣。茲接某君來信。謂該埠巫來由人。有熟諳華語者。多自認爲華種爲王姓。因查其所以得姓而爲華種者。果有確據否。對曰有。不觀內山有華式塚墳乎。伊之始祖王總兵。自數百年前由中國統率師船一艦來征其地。不料風波大作。船艦沉溺。所有軍士。誕登彼岸。得慶更生。不致與波臣爲伍。由是娶婦生子。歿而葬於島上。今子孫永遠祭掃。無忘漢家體制云云。伊等卽其苗裔也。以上土番自述之語。查該土番旣自認爲華種人族。且能追述其始祖來歷。其爲華種無疑。惜乎不達華文。又無彼族

文字可考。不能指出年代及乃祖之名耳。然以意度之。是必前明永樂時之事。按明史永樂元年。遣中官侯顯等使外域。越三年。又使中官鄭和王景弘多賚金幣。率兵二萬七千餘人。造大舶由蘇州劉家港入海。歷福建達古城。以次遍歷西洋。耀兵絕域。諸邦震恐。來朝者日衆。據此以觀。似與文萊等土番所述頗能接筍。惟當時船中軍士不止一姓。即在該島娶婦生子者。亦不止一人。特以該船爲王總兵所統轄。故多認爲王姓。理或然也。

實勝越招人墾荒

現接南中友人函述實勝越埠招人墾荒謂如有人願挈眷前往者。政府給予每名盤費銀二十五元。及到埠之後。每名月給白米五十斤。幼孩酌減。俟其種植收成。可以自養之時。政府乃截給其糧食。所墾之田。即其本人之業。惟米穀登塲。由政府酌抽百分之二五。即每百元抽收二元五角是也。且所抽之額。係指出口向米商徵收而言。並非責令墾戶繳納。然墾戶既免納稅。更覺有利可圖。至於政府所給之二十五元盤費。是必由墾戶徐圖歸繳。惟月米則不追償耳。現時潮客兩籍之在該埠開墾者。約計男

婦四百名。而政府逐月所惠米糧。爲數寔屬不貲。聞客籍婦女頗覺耐勞。到埠數日。即披荆斬棘。束而成担。售供爨火。爲參政司所見。初頗不懌。嗣經閩商王君長水。代爲婉訴。謂若輩勤勞習慣。墾荒之餘。兼事樵採。公私兩盡。固不相妨。是宜聽其賣薪以供零費。所有畜牧等事。均聽自便。庶足以廣招徠云云。參政司遂許之。

吉隆紅雨

雨露風雷之理。雖聖人有所不能盡。盖其理幽深微奥。即西國窮理格物之士。有時亦莫測其所以然。况中國皮毛影響之舊學哉。如雨澤一事。爲地中濕氣上升太空。升之不已。散而爲雨。斯說也。中西同解。盡人而知。奚須饒舌。惟有時雨水變色。則其理又當別求。非淺學者所能妄測矣。吉隆自九月後。雨水頗多。然均上午天氣晴和。下午則雨。連旬以來。悉皆如是。乃二十晚忽然天降紅雨。其時夜深。衆人方在黑甜鄉中。懵然不覺。次晨察之。渠池殘溜之間。積水均作淺蘇木色。以玻罇貯之。其色更現。亦異事也。

論新政新學可以存國之理

日本佐藤馬之丞來稿

嗚呼。諾亞洪水。天地之所共也。婆羅門舊俗。全球之所漸也。洪荒闢而有大陸。人事尊而有政學。敎術雜蹂智力衝激而有新世界。蓋其醞釀胚胎。爭存競長。數千百年於茲矣。古者中國之唐虞三代。泰西之希臘羅馬。治術格致。遙遙對峙。時代亦相距不遠。說者謂同爲印度所波及。或係張皇幽渺之談。雖然。天地氣機之闢。則復何間中西也。乃者歐人以希臘古學。日益新之。研深極幾。施之庶物。用冠羣倫。其國於亞東者。惟我日本首崇西法而啓雄圖。駸駸與列强相犄角。固唱義諸君子之心力居多。抑天之欲新亞東諸國之嚆矢哉。是故孱微如暹羅高麗。或君主毅然而更化。或黨人激昂而進步。猶欲奮其弱質以迓天庥。而謂茲聲明文物之禹域。其智識反遠出暹高下。其誰信之。然吾諦觀中國近來之變局。如燈將息而忽明。脉將絕而忽旺者何也。豈天欲亡中國。而先降奇殃歟。毋亦盈虛縮漲之機緘。積之久而發之愈速也。猶憶十餘年前。我國人之旅斯土者。所見士大夫傲惰虛憍。不可嚮邇。岡君千仞。嘗發

憤言之曰。烟毒與六經毒不去。中土之事無可著手。聞者至舌撟不下。今則變法維新之言。喧闐朝野。興亞同文之旨。默契天人。且溫溫與我輩周旋。虛衷延納。而負笈從遊於東西學堂者踵相接。以視岡君遊華時之景象何如也。嗟乎。去秋政變。風雲倏忽。慘目驚心。自非沈溺俗學。甘心鴆毒。幸守舊之便其私圖者。靡不焦頭爛額。於時機之失。纍卵之危。而思出而拯之。然其隱忍至今不聞他變者。則固深諒西太后之保全 聖主。會有轉圜。且日翹首於執政諸公之彌縫罅隙。知所改圖。以化意氣之私。而進康莊之治也。雖然。彼執政者則豈不以號召陳人。我行我法。爲足以攘外輯內。沾沾自喜乎哉。故練兵籌餉。日不暇給。彈擊蠭起。舉國若狂。眞若一保京師。則金甌永固。一鋤新黨。則秕政全除者。嗚呼。其亦弗思之甚也。傳曰。外强中乾。張脈僨興。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見其徒速禍機而殲國脈已矣。今試問力反 皇上新政以來。江海要隘盡失。能復之否。各國礦路。將橫亘於中原。能却之否。俄席捲東北諸省。德强吞山東。英法分割揚子江以南。能禦之否。新集武衛各軍五萬有奇。能用之否。然則守舊究有何益。而鰓鰓以爲得計也。或曰。守舊誠不便。然使政學一新。民智

大啓。或醉心美法共和之治。或主張國會憲政之益。治絲而棼。弊將胡底。曰。君民共治。上下交親。此自有生人之公理。而大易自否之泰之微機也。英立憲政體。自宋度宗時已然。今猶依然君主之治。德奧皆有議會。而君權不替。日本維新以前。大權旁落。自尊王論起。而憲政之體成。今之能國於太平洋者。端恃此君民固結之公心。安在民智民權之說行。即張漢幟而拔趙幟也。

若夫美法之變爲民主。正以壓勒太甚。激而橫出耳。中國今日而如英德日本之立憲政體。則民方親上死長之不暇。豈敢他有異圖。若如法王路易十四。及英待美民之酷虐。則將來之變局未可知矣。況華民即不學無術。頑然塊然。一惟官吏之所爲。吾見印度波蘭之覆轍。即在目前。彼時君若相旁皇歧路。無一堅强之士民。出死力爲之捍衛。是特愚其民而媵他人以奴隸。而以身殉之也。夫與其愚之而媵他人以奴隸。曷若智之爲勤王敵愾之資乎。昔者德人攻法。入其國都。滅之易易耳。乃畏其民終不爲已用。委而去之。是故西人之覆人國者。必其政學兩亡而滅之。即政圮矣。而學强。猶足倚爲後圖。是故爲人上者。首當勘破此層。則國民智力。猶有爲君相驅策之時。否則

權力之政。與所謂八股小楷考据詞章之學。誠未見其可以植民而存國也。其尤迂謬者。一孔之儒。嘐嘐然以名敎綱常。爲力闢新學之具。試思國與民且纍然甕抑盡矣。彼名敎綱常。將復何所附麗哉。是故新其政學。則名敎綱常。猶有所傳而存。不新其政學。則名敎綱常。直畫餅不可充饑而已。今人于此。冠章甫。服縫掖。口堯舜。斥功利。甲冑其忠信。干櫓其仁義。然而新莽時有巨毋霸者。長一丈。駕專車。倉卒昆陽。不能一戰。而況甲冑干櫓之虛而無薄者哉。山精水怪。衣生人之衣服。將逐行客而吸其精血。行客反而攻之。則髑髏朽質一掬耳。東西人嘗謂華人好大言而無實際。豎子易與耳。故視中國四萬萬人如無一人。可恥孰甚。可憂孰甚。是故新其政學。則民智國存。否則民愚國亡。驗之泰西既如彼。考之亞洲又如此。有牧民之責者。宜何居焉。然吾熟察今日情形。不日而必新其政學者。其機有五。大地文明新機勃勃。必不容中國以守舊終。一中國民種最良。漸知外事。必蹶然而奮興。二太后軫念時艱。必熟察　皇上之苦衷。而咸與維新。三執政諸公。迭經外侮。儻無私意介其中。必不因去秋之偶騰異說。因噎而廢食。四中國果有新機。其不利中國之亡者。必出而相助。

有此五機。則數千年之古國。數百兆之生靈。或者不與印度埃及麥西哥同見役於强鄰也歟。海外新民。不禁長嘘累唏而俟之。

右論爲日本佐藤馬之丞君郵　惠本館代佈者適本館停派月餘故遲未刋佈。仄歉無已。然觀其論我國情。洞若觀火。如良醫言症。語語皆中病源。雖我國士夫號稱達政者。中簡傳之。不能如是之透快。毋亦當局者迷。旁觀者審耶。余抑謂不然。今夫共和立憲等國。文明國也。主開通而不主抑塞。其現行之政術。固以萬機决于公論。而其開通之原點。尤在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故苟關於全國之利害得失。縱全國之人。上下而論議之。然後興革得宜。保全始固。正無慮外人之窺伺。而故爲諱飾也。中國自甲午敗後。海上各新聞記者。懲於外侮。痛心國讐。稍稍將國中受病致敗之由。形諸報牘。以冀夫在位者之一悟。其實於我國弱亡之根源。萬未睹其一也。而世之瞀儒。即來處士橫議之譏。又指云失守庶人不議之訓。嗚呼。滅身不悟。寗非諱疾忌醫之過歟。洎乎戊戌八月政變後。各新聞家悲　聖政之擯絕。憐國民之無依。寗受僞政府斯文敗類之徽號。而猶公託義聲。訟彼奸黨蠹國殃民之罪狀。我國民之精神。其庶幾稍加振厲矣。

乎。其尤愚頑者。又將擢外人自是深觀我國情。益易行其併吞之術。則何不讀佐藤君之理論。而深悟外人觀國之審。原不待告之而始有以知其微也。(本館謹跋)

論廣州灣土人與法爭拒之無益

中國凡割一地與外人。其初必有所謂忠義之民。起而抗拒之抵禦之。一若寧死不肯歸其管轄。匹夫振臂。萬衆咸集。志甚可嘉也。情甚可憫也。如臺灣。如旅大。如威海。如膠州。如九龍。莫不比比皆然。同出一轍。究之虎頭蛇尾。旋起旋滅。今日舉義師之旗。明日執降王之梃。但使其地流血數百步。兵燹數百家。則義胆忠肝。烟銷迹滅。魚肉也可。奴隷也可。低首帖耳。乞憐聽命。忠義之民。如是而已。而在不知者則無不於割地劃界之時。企踵拭目。謂庶幾其有田横之輩。起而唱義聲以震國威乎。殊不知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豈不以朝廷界之。外人受之。抗外人是抗朝廷也。抗朝廷者不得言忠義之舉。强鄰壓境。君相求成。禍强鄰是禍君相也。禍君相者。必致動協剿之師。又况非我族類。其心則異。入人之境。而多焚刼數十鄉落。多殺戮數百頭顱。多淫辱數百婦女。自敵人行之。已非怪事。自敵人見之。亦殊非可憐。乃加以烏合之衆。厲接之

於先。而謂狠毒之施。有不慘報於後乎。盖國家棄我如遺。既不能向狠心狗肺之大員。哀哀請命。生斯世也。處斯土也。苟有英雄豪傑能自樹立者主持其間。默計人心可恃。餉械可靠。則遠當追華盛頓之事業。近當爲鴉軍阿度之規模。斯不失爲黃種獨立之性質。若猶是降之不甘。拒之無力。而妄思以不忘故國。不忍故君之言。激動衆情。聯爲拒禦。微特世修降表。身懷和約。狗彘不食。豺虎不受之狗黨狐羣。反以爲有累君國之頑民。而爲淵敺魚。爲叢敺爵。即外人亦以野蠻相待。而後來管治。勢必在在制其死命。處處遏其生機。以至戴天莫訴。有地難容。而受無窮之後禍也。且原其割地之初。所以拚命而鬥。舍死而爭者。豈眞忠君也歟哉。豈眞愛國也歟哉。平日與之言君國大事。說忠愛美談。不笑以爲狂。即目以爲戇。豈一旦割歸外人。即如是其忠。如是其愛。吾固未敢信矣。吾爲揭抗拒者之隱情。蓋必不由於此也。其所以然者。蓋猶守數千年前戎狄之見。而以左袵被髮爲辱。所謂至死猶不悟也。孔子之作春秋也。中國彞狄則彞狄之。杞降爲子。杞卽於彞。此其明證也。試問今日頑固不變之中國。其與文明進步之各國。果孰彞狄而孰非彞狄乎。蒙以爲中國割畀各國之屬地。凡起而爭拒者。爲免於奴

隷起見。而奮然以誓死獨立則可。若假忠義之名。存彝狄之見。則眞所謂離乎中國。而未入乎彝狄。吾不知其所可也。世之論者動以外人初得屬地槍斃士人爲慘。不知在外人視之。猶屬縮手不忍之至。豈不以此等疲頑阻化之輩。多留一人。卽阻世界中一人之進步。特體上天好生之德。而聽其自銷自滅。以冀諸將來而已矣。今者廣州灣劃界。以法人多擴三百里。士人不甘。又起而滋事。聞轟斃法弁一員。兵數名。傷者五六十名。致觸法人之怒。而海防調大軍矣。而麻章墟受轟擊矣。且扣兵船。擄道員。卽定界之蘇欽差。亦拘留而不放矣。吾知朝歌夜絃之頤和園。酒囊飯袋之軍機處。亦惟是罔聞罔見。正有如昔人所謂將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者。否則怒民逆命。操戈相向。必且迫民以事敵。代敵以平亂而已。寄語廣州灣不幸見棄之士民。倘其以九龍爲借鑒。而暫與西貢爲伍。一俟吾　聖君再出。徐圖救此一方之民可也。倉卒抗拒。無濟於事。祇取禍耳。嗚呼痛哉。人何不幸而生於廣州灣哉。

厦門士民滋事案平議　　錄天南新報稿

厦門士民滋事一案。論者至今未已。大約閩省大吏。頗咎惲觀察。厦門居民。則甚感惲

觀察。其勢然也。日本報章多痛詆惲觀察。中國報章則多稱頌惲觀察。又其理然也。竊謂日領事奉命勘界。亦旣指定地段。若稍有通融。不始終堅執務符原議而後已。將何以覆命本邦。何以見重諸國。何以無忝職守。則其必堅索虎頭山也宜也。然而惲觀察以守土之大員。親見厦人以數百年公葬之地。一旦拱手讓人。慘遭發掘。外之旣無以謝所屬。內之亦無以慰神明。則其必力拒日人之請也亦宜也。本館則以惲觀察此擧。雖未必盡善。而究之苦心調處。極意經營。願以一官之去就相爭。實較之身居高位。漫無擘畫。徒知上承政府之意。下徇鄰邦之請。不顧其後。卒釀禍端者。實勝一籌。故於觀察深加恕詞。倂爲剖辨是非。正告天下。以見辦事之難。以明公論之有在。當亦中日人士所深諒也。夫中國自近年以來。强鄰環處。弱肉强食。割地劃界。已成積習。甚至以順治康熙兩朝　宵旰焦勞。師武臣力。僅而收入版圖之臺灣。亦且拱手讓人。不稍瞻顧。何有於區區之虎頭山。然因國勢積弱。不能與外人力爭之故。遂欲强令小民俯首帖耳。一聽外人之所願。不復有所爭執。則固必無之情理。亦非中國所能有之權力。知此而惲觀察之是非可以定矣。觀察身任關道。久亦不過數年。割地之

利害。本無與於彼。使其以傳舍視一官。何嘗不可委蛇其間。敷衍了事。即令割地之後。民怨叢集。而究之上有　朝廷之明詔。中有大府之文書。下有鄰邦之要求。皆可藉爲口實。置身事外。而觀察決不出此。卒至觸怒外人。致有要請褫職之責言。轉令隨人俯仰之輩。得從而竊笑其旁。此則有主持公論之責者。所不能默爾而息者矣。夫以日本邇者咸以保存中國爲言。設亞東協會。許中國學生入學校肄業。其文學士之來華者。又廣設學堂學會。以冀啓導華人知識。日以同洲同文之誼。保國保種之義相敦勉。其輔車相依。利害與共之思。實足令吾華志士。同深激發。今以厦民滋事之故。遂將曲順民情。不肯輕易割地之大員。痛加詆責。將使守土之官。引爲大戒。不敢以土地人民爲重。而惟順外人之是務。毋亦于保存中國之義。有所未合歟。設使異日者海疆要區。別有指索租界之事。而勘界之員。不待爭執。遽以形勢險要之地。拱手與人。日本聞之。將許之乎。抑否乎。此又一反觀之而其理可見。無俟吾輩之嘵嘵也。

之名。內閣大臣爲之更迭者已二次。佛人見每戰不利。更增軍費。而議援兵。曰。宜陷其首都。可擒女王。英乃居中解和。佛軍知大勢之日非。即容其言。提出媾和條約於馬島政府。其條欵之重大者有三。曰艮港之讓。曰償金一千萬。曰外交之讓。是也。王不得已許之。時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也。勢至於此。而邦國之前途可知已。後五月佛人更欲認馬島爲佛之保護國。馬島人不允。會議三次不就。佛國乃起大軍。擒女王而廢之。於是馬島亡。歸佛之版圖。棄其國教。歸於西教。噫。乞西人之憐愛。亦遂有亡國之禍而不可救。可悲也夫。

范卿曰。然。老奴聞之。治國有常。利民爲本。政教有常。令行爲上。故苟有利於民。不必法古。苟能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興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俱變。禮與俗俱化。衣服器械。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必非。循俗亦未足多也。百川異源。終歸於海。百家殊業。皆務於治。文明開化。亦不過醉眼中之華也。若夫採取歐洲之華。如蜂之採蜜。惟取其實。不取其華亦可也。馬島醉于歐風。不知變古之術。拘于國風。不達循俗之道。以故敗花傷葉。竟不獲其蜜。凋萎以至於今

日。其亡其亡。繫於苞桑。馬島之謂也。蓋英人者。施其魔藥。而漸吮其精血。佛人者。放其毒箭。而急殪其殘軀。今女王者。縛其手足。惟任佛人之所爲。忠憤之士。義烈之徒。據沮洳山澤之險。伏荆棘榛莽之間。以保千有餘年之國脈於奄奄之中。雖然。傷弓之鳥。屢驚於響弦。東洋之故國。既屢墮歐人之術中。嗚呼。彼自譽爲文明開化之國者。於此十九世紀之終。其豺貪狼饕風悲月泣之慘景。見之可勝慨哉。老奴剛欲上陸。而吊忠義之士。會拔錨之命下。不果。蓋此艦將急渡東京赴其國與清戰爭之援也。老奴聞之。大呼快哉。佛人嘲笑曰。子爲清國人。已國見伐。何悅之有乎。清人之無愛國心。眞可憫笑也。既而佛艦達於東京。然老奴謀欲投於黑旗軍也久矣。而未得其策。至身履其地。而心甚搖搖也。忽艦將與老奴晤談。巡撿戰地。過山澤間。入於兩軍對陣之地。舉首而望山頭。見乎翩翩黑旗。披拂於青嵐黃靄之中。落落於三五堡壘灌木衰草之際。俯臨溪澗。髑髏未乾。枯骨帶肉。亂堆於蒼苔白石之間。腥風時起。扇其青蠅。未甞不嘆英雄之末路之難爲功也。因口奏悲歌。以弔悼乎寃魂焉。其夜佛之幕將召老奴曰。汝若不忘地中海救命之恩。扮爲行商。深入於敵地。以偵察

要塞之險易。兵馬之多寡。將士之動靜。若一一具報之。能盡其任。必酬以重賞。幕將如一意依於老奴者。老奴即以爲彼雖爲我之敵。然以厚意對我。我豈可無一片義俠之相報哉。遵其囑。盡其任。而後敵之。亦大丈夫之所不恥也。旣而又幡然悔曰。狐死首於丘。不忘其本也。今淸佛搆兵。佛者是我國讐也。以救命之故。而忘其本。非爲私情而棄公義乎。乃猶豫未決。佛將不見老奴之答。而大罵曰。癡奴不知恩。惟知懼死而已。老奴怒氣塡胸。將躍然蹶起。忽而抑怒氣。悄然而答曰。非懼死也。惟無以達尊命耳。無巳。請從此行。將軍與以契符曰。是爲佛軍問諜者之印章。若捕於佛軍。可以此密示之。失則死矣。又以白布裹覆老奴之面。告曰。是我之軍法也。勿恐。更威嚇老奴曰。若齎虛報。貽誤軍機。罪不容于死。語未畢。砲聲響於山澤。吶喊四起。已而劒銃近交於營內。彈丸擦過老奴之肩上。雖然。此時身縛不能動。跼蹐惟俟畢命於風前而已。未及半時。戰聲漸息。華語音聲。充於陣中。時有去老奴之覆巾而撿索之者。始見四面之光景。則黑旗軍旣占領此陣營也。立於死屍狼藉之中。見有貫刀於敵首而舞者。或有踞巨砲而鯨飮葡萄之美酒者。意氣昂昂。如目無佛兵者焉。一將糺問老

奴在此之故。時余肩上血流浸於腹背。兩手就縛。痛苦不可言。乃欲求免。因速答曰。僕者是明朝之遺臣也。探敵之動靜。欲以報義師。今日忽爲敵兵之所擒。而偶會義師之來。何幸如之。願速釋此縛。有一人熟視老奴之面而呼曰。老猾奴汝昨日非與佛軍之嚮導而爲其前驅乎。余偵察樵路。善知汝之顏。由是再緊縛余兩手。又以白布覆其面。一將聞之。使一卒探老奴之衣冠。契符自襟中出。衆見之大怒。或毆打。或面唾。或揚足蹴頭。一將排衆獨來叱老奴曰。汝服中國之衣冠。解中華之言語。甘爲黠虜之奴。人類之最卑者也。使間諜事情而陷我同胞於死地。以博一已之富貴。何其可憎之甚哉。死有餘辜。我斷汝之首。刀且愧被汝血之汙。雖然。不可不殺之以示後人之鑑戒。乃明晃晃地提白刃於老奴眼前。老奴知難以口舌爭辨。乃大罵曰。汝等無眼無識。疑我爲間諜之人。汝自壞汝萬里之長城而已。後悔何及。時有一騎來報曰。佛人憤前之敗。合大軍而斷我之背後。將皆進於本營附近之地。諸軍聞之而潰亂。一卒牽僕而走。而佛之先鋒。既迫於左右之間。追擊甚急。黑旗兵死傷太多。少焉黑旗之援軍來救。會一老將跨馬勵聲。而叱責將士之背令速退。致受敵之返擊。

而喪極多之良士。一將乃指老奴問先時大罵彼等之言之故。更叱老奴曰。咄。老奴曰。唯。汝速斬吾頭。以送于謀士顧江寧。渠見吾頭。必能知吾。恨大計未成。徒與汝輩死於刀下。老將睨老奴曰。余江寧也。汝欲何爲者。而爲此欺人之事。欲偷寸時之命乎。老奴諦視其顏急呼曰。余者白雲山之范卿也。自米國歸航。而投軍于足下者也。江寧急下馬。解余縛曰。范兄無恙乎。幼時屢接音容。不相會者。既三十年。互忘其面貌亦宜也。爾數來書。教我奇策大計。今日之事。亦多兄之賜也。願自此得聞左軍之大計。乃引而請上座曰。起朱明者。必斯人也。老奴辭避。而不敢就坐。其夜江寧設宴。大饗老奴。老奴即剪燭而說於江寧曰。今淸佛搆兵。兩不可勝。若佛人大勝。振戰勝之餘威。根據東京。鐵路縱橫。迫淸之西境。其勢不復可支。若淸人大勝。驕慢之氣加。頑陋之風長。文明之政不可望。革新之治不可期。吾輩將安施其力。往者當軍敗而西征也。西南開一乾坤。存其明祀。誓不與淸朝俱生。雖然。殘敗之餘。自不能保。姑俟和時。今也佛人犯我棲處。汚我旗幟。其勢遂出于不能不戰。况近者歐洲諸邦。張皇其殖民政略。而併吞東南洋之危機日熾乎。義當計抗東洋之公敵。而存安南之

命脈。雖然。余察佛國之形勢。懸軍萬里。糧餉未足。固非可以久戰。然豈可使我相期遠大之倫。而爲徒死之戰乎。諺曰。急轡而數策者。非千里之御。我同志爭盡死力者。在他時。非今日也。聞向者黑旗之軍。死守江北之壘。而襲佛之大軍。終日終夜。奮鬭苦戰。死屍枕藉。勢無可爲。及走入武庫。乘敵軍之未備。放火爆裂。彼我共焚。壯烈無比。雖然。是徒死而已。語曰。人之血氣。豈能久煩勞而不逸哉。人之精神。何能旣馳騁而不息哉。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臟者人之精也。今耗散其精華而不顧何哉。且勇者不輕死。宜時加防禦。據於險要。敵進則退。敵退則進。張常山之蛇勢。擾敵以山澤沮洳瘴氛毒霧而已。況關於佛兵之勝敗。而終退其兵。如觀火然。至於此時。將軍將置身於何地。如何而處其同胞。夫狡兎死而走狗烹。飛鳥盡而良弓藏。淸人果賞子之功。爵及侯伯。富如商賈。僅不過爲一偏將。而屈於州督之下而已。吾子有此大功。忌其智而妒其才。遂有功而不能安其身。幸而免於斧鉞之誅。亦至失根據之要津。無容身之地。即引敗卒而歸淸。淸亦不能犒子之師而已。此三者皆所以自損其勢力也。寧復欲南面稱王。乘其風雲際會東向明旗。而得爭覇於中原乎。江寧太息曰。余誤爲

之如何。老奴曰。頃者日本自採用歐米之利器。頗輕侮清人。且其軍隊者。乃佛人二十年來之所訓練。乘今日之機。而大有構衅於清國之狀。若勢至於此。則其所謂戰地者。必雞林也。臺灣也。遂釀英俄交鋒之機。亦未可知。故自是余密隱於白雲山。抑憤忍羞。坐以待時。糾合福建之同志。而誅東漢之族。以事其舉。子測時機之來。其間或制佛。或控清。揶揄其兩者。佛人大舉而侵其地。使清之大軍激戰。子提其奇兵。橫劍直立。而全其功。豈不快哉。江寧鼓掌而悅曰。謹奉教。益諒山之大捷。襲此策者也。老奴自是歸福建。察天下之動靜。日本則放火于雞林。勇氣忽挫折。而彷徨於優悠不斷之間。佛國則行其溫和之手段。消磨數月和戰久未得決。清則廷議紛紜。以姑息之事。遂起兩邦交綏。日清佛三國之宣戰和議。茫茫滅跡矣。事至如此。故老奴令將欲再往說於江寧。彼若墮清人之術中。受清朝之封爵。執迷不悟。不足有爲。則惟有與之絕交而已。余則再返福州。然後以孤劍奔於緬甸。或去埃及。探幽將軍。然尚未有所決。夫老奴出入於死生之間。不知幾度。如雪下之竹。河畔之柳。剛柔並用。緩急兼施。遂未至挫折。雖然。鐸以聲自毀。燈以明自燃。士以義自斃。老奴復有玉碎之

時機哉。時南溟萬里。碧海青天。惟有氷鏡一輪之横於太空而已。范卿口占一絕曰。

風吹霜鬢血衣腥。脫落封侯萬里名。南溟今夜無邊月。又伴寶刀賦遠征。

船泊錫崙島。直上陸。訪埃及敗將亞刺飛侯於其居路傍之椰樹桂木。如張蒼翠之凉蓋。田圃之奇卉異草。如布絢爛之華氈。中有半歐半亞之衣冠者。徒荷跣裸體黄者。悠悠往來於東西。風致之美。配色之奇。宛然一幅好畫圖也。既而村驛煙絕。鐘磬聲消。神足嶺三千年靈蹤。法音杳杳。無畏山四十丈之高塔。廢址茫茫。瞽多林鳳凰宮（二者皆世尊說法之地名）之結衆。今已無存。佛佗聖靈之菩提樹。原何可攀。漸至侯門問訊。謁者謝此時非對客之時。暫逍遥于門外。須臾復訪。門者導入中庭。少焉亞刺飛侯出接。赤冠黑服。溫言謝三顧之勞。海南將軍將禮曰。日本人民舉侯報國之誠忠。稱爲不世出之沈勇。侯血誠達天。國人忌侯之果斷。連年苦戰。放謫此萬里之敵境。莫不悲之。某今奉命。視察歐美之形勢。途次特以半日之閑。訪高堂一通殷勤。且欲談東洋之政畧。願元帥鎭壓國論之紛擾。驅使疲散之卒。與英之精銳。角逐之戰況。及說貴國之遭逢歐人外交詐術之詳。以使東洋諸邦。未及陰雨。綢繆牖戶。亞刺飛侯

下期續印

時運　因明子

蔚蔚思世理多由無字書初俗進農桑震旦足㽔畲爾時號聖賢倫理爲排梳亦足致小康
井里安厥居中間更衰乱大致復相如倏忽宙運變玆理有乖除昔者尙專制今玆道猶醲
昔隆禮與法今晝自由䧺孟晋足競存墨守喪其車賢豪已奮變頑靈乃齟齬由來新舊交
殺氣滿員輿軒隱雷電已霏野始靚虛羣大身則小此言不可鋤洶洶殷時艱攖救爯非予
吾有嵩與徒來者方徐徐吾有日與月萬古爲居諸生民丁時異四气有慘舒蒼然望六合
相要重瓊琚兒[illegible]不苦揕何由爍瘍疽斁㪃不拆毁何由築室廬綢繆聖所云不遑專拮据
毋吟雲漢詩傷哉泣周餘

東山感秋詩六絕句次汀州康步厓中翰詠癸巳題壁　八月六日作　倉海君

痛哭秋風又一年觚稜夢落楚江天拾遺冷作諸侯客袍笏空教拜杜鵑
天涯心逐白雲飛瑟瑟秋蘆點客衣回首大宛山上月更無緘札問當歸
斜日江聲走急灘殘棋別墅局方難後堂那有殘絲竹陶寫東山老謝安
寒蛟海上趁人來漠漠秋塵掃不開滿目桑田淸淺水五雲樓閣是蓬萊

冷落山齋運甓身。天門八翼夢無因。西風吹起神州恨。塵尾清談大有人。

老樹秋聲撼睡童。讀書情趣遜歐公。挑燈自寫紉蘭句。一卷離騷當國風。

和獨立山人論詩韻二律　倉海君

曠代元音未寂寥。羽毛重見起雲霄。幔亭絲管千峰月。珠海旌旂五夜潮。故國芙蓉頻入夢。小山叢桂儻相招。論詩自寫襄人句。風雨荒雞意更遙。

落落英雄並世難。中原旂鼓付詩壇。泰山在望吾終仰。滄海橫流孰與安。鵑隱故巢留客拜。鶴歸華表話年寒。東風吹醒才人夢。銀燭清尊把劍看。

本館改訂售報價目　本館開辦之初特取價從廉無非為廣開風氣起見近因日本大增稅例一切人工物值日見騰貴若仍前收取寔不堪支拄茲定自三十四册起　美洲　南洋　澳洲　海參崴各埠全年收洋六元半年三元五毫概不零售　中國內地　上海　天津　牛莊　香港　澳門　日本　高麗全年收洋五元半年二元七毫五分零售每册二毫郵費另計代理處如前提二成作酬勞郵費不在折扣之內全年三十三册半年以十六册計謹佈

本館寄出報章應收還郵費凡日本設有郵局之地每册一仙未經設局之地二仙今將日郵設否各地畧分於下　台灣　朝鮮　烟台　厦門　天津　蘇州　上海　杭州　沙市　已上日郵已設局　香港　澳門　廣東　福州　漢口　汕頭　北京　安慶　九江　無錫　海防　牛莊　澳洲各埠　美洲各埠　星架坡各埠　安南各埠　已上日郵未設局

又本館報章均按期發行各號定購多少亦均如數付寄如計期未收即當函來追問今定　美洲　南洋　澳洲　海參崴限一月　中國內地　天津　牛莊　上海　香港　澳門　高麗限半月　日本國內限五日若過期不報本館祇得照數算帳概不認賠

又各埠逕函到館定閱報章非由代派處經理者請先付值　中國內地如有願為本館代理者最合在各口岸覓得殷實店戶代收代寄如無代收處所請先向閱者收半資匯寄來館方能陸續寄報



又各地代派處如有未將去年報費清交何乞早日掃數完結爲禱

本館各地代派處

東京神田區表神保町三番地東京堂書店　東京市芝區露月町十四番丁酉社書店

大坂天神橋南詰東入梅清處塾　西京西木屋町五條上ル山岡方中西先生　神戶英七番天祥洋行

上海北京路商務印書館　上海望平街滬報館　上海四馬路惠福里采風報館

上海四馬路中外大事報館　福州閩報館　潮洲府齊興行劉節臍先生

江西省垣半步街明達學堂　天津國聞報館　北京東交民巷筑紫洋行

香港文武廟直街文裕堂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聚文閣　香港上環海傍和昌隆

海參威復泰隆　澳門大井頭知新報館　海參威永恒安

仁川怡泰號　玻璃和昌泰　黑龍江華昌泰

星加坡漆木街福興隆　京城鐘路水典內前開文社　星加坡衣箱街天南新報館

雪梨金山東華新報　星加坡叻報館　星加坡吉隆不打倫街時利鐘錶店

灣哥化永生號葉星南先生　檀香山嚴觀韶先生　域多利稅關內李夢九先生

舊金山文興新報館　舊金山大埠寶文報館　舊金山翰香報館

美國羅省技利埠華美新報　秘魯埠根記